

## 空间转换视角下寄啸山庄的界面组织模式解析

### Analysis of the Interface Organization Mode of Ho Family Gard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龚文<sup>1</sup> 李早<sup>2\*</sup> 成庚<sup>1</sup>  
GONG Wen<sup>1</sup> LI Zao<sup>2\*</sup> CHENG Geng<sup>1</sup>

(1.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合肥 230601; 2.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合肥 230022)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Anhui, China, 230601;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Anhui, China, 230022)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5)02-0086-10  
DOI: 10.12193/j.laing.2025.02.0086.010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4-08-27  
修回日期: 2024-11-19

#### 摘要

中国古典园林的界面作为空间转换的媒介, 讲求围合功能、活动功能与认知精神的合一, 对于当代建筑空间区隔的组织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通过对园林中划分景域的界面的概念进行定义, 选取景域划分明确的晚清名园寄啸山庄作为研究对象, 对园林中界面的类型、组合方式进行解析, 并结合对观赏行为的观察, 最终归纳出园林界面的组织模式。研究发现, 寄啸山庄的界面可以分为街园界面、宅园界面与内分界面三类, 其界面组合方式主要包括前后邻接、叠复、丁接三类。此外, 界面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对观赏行为形成特定的影响规律。从园林的内外界面塑造的多元特性阐述中国传统园林中空间区隔的思想智慧与文化特质, 探求对当代建筑设计具有参考与借鉴意义的空间区隔的思路和手法。

#### 关键词

界面; 界分景域; 寄啸山庄; 空间转换; 组织模式

#### Abstract

As a medium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the interface of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s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enclosure function, activity function, and cognitive spirit, which has a specific reference value for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 This study defines the concept of interfaces that delineate scenic areas within gardens, selecting the clearly defined scenic area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Garden, Ho Family Garde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It analyzes the types and combinations of interfaces within the garden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observations of viewing behavior, ultimately summarizes the organizational patterns of garden interfac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interfaces of Ho Family Garden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street-garden interfaces, residential-garden interfaces, and internal division interfaces. The main combination methods of these interfaces include adjacency, overlapping, and intersecting. Furthermor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interfaces can create specific patterns that influence viewing behavior. This study expounds the ideological wisdom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separ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 from the dualistic attributes of the inner and outer interfaces of the garden. It explores the ideas and techniques of spatial separation that hav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

#### Keywords

interface; demarcate the landscape; Ho Family Garde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rganizational model

#### 龚文

1999年生/男/江苏泰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 李早

1972年生/女/安徽合肥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 成庚

1990年生/男/安徽合肥人/博士/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中国古典园林顺天应人, 将传统的天地起在时间基础上的空间转换的叙事体系<sup>[2]</sup>。人和谐统一, 将人之主观与自然客观集于一体<sup>[1]</sup>。中国古典园林也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叙事机制, 讲求“师法自然、步移景异”, 建立空间转换是中国传统园林趣味性产生的重要来源, 也是园林空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sup>[3]</sup>。古典园林常采取划分景区和空间的方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居游共生视角下皖南非典型传统村落人因工效评估与空间优化应对研究”(编号: 52378001); 安徽省高校科研项目“地域人居环境与空间智慧感知科研创新团队”(编号: 2022AH010021)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lizao@ahjzu.edu.cn

法, 将较大的园林划分为若干区, 这是丰富体验与扩大空间感受的基本手法之一<sup>[4]</sup>。“出幕若分别院, 连墙拟越深斋。”<sup>[5]</sup>在讲求步移景异、空间景域多变的园林中, 观者可以对不同时间、不同位置的界面在主观感知上进行拼合, 进而形成对空间的整体性解读<sup>[6]</sup>。园林中的界面作为空间转换的媒介, 其不仅仅起到围合和分隔的作用, 同时还具有二维与三维的模糊属性, 在对界面两侧空间的体验塑造上起到关键作用, 可以引发观者对空间进行想象和揣测, 使有限边界得到无限扩展<sup>[7]</sup>。随着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 园林中的界面形成了由多种要素组织而成的复合模式, 其对拓展当代建筑学中空间界面塑造的思路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本研究从空间转换的视角出发, 对园林中的界面进行研究, 主要聚焦于景域分区明确、组织结构具有显著特征的园林。寄啸山庄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代表, 具有景域分区明确的特征, 同时, 还具备建筑密度高、竖向立体化等特征, 与现代建筑的发展特征较为贴合。寄啸山庄处于扬州明清新城之中, 受城市用地限制, 遵循对外封闭、内部景域划分明确的造园模式。内部景面塑造也兼顾从不同高度俯望、平望、仰望的视角, 将各类空间要素组合形成了层次丰富的、立体的界面组织模式, 如平远以水平元素重复为主, 高远则多竖向形象重叠错位, 深远沿着视线纵深按S线组织元素<sup>[8]</sup>。大体量楼阁建筑与复道廊在园林中被大量使用, 建筑密度较高, 与当代高密度的建筑布局具有相似特征。此外, 上下通达的复道廊、假山、楼梯、磴道等空间要素组合形成立体洄游式空间, 将外部空间的围合界面、游人认知的精神界面以及活动界面三重内容整合统一, 形成了竖向立体化的外部空间<sup>[9]</sup>, 更贴合当代建筑向

“高”发展的特征。20世纪30年代, 童寯先生<sup>[10]</sup>在《江南园林志》中对寄啸山庄现存的园林部分进行解读, 首次对寄啸山庄的四至范围进行确定; 20世纪60年代, 陈从周先生<sup>[11]</sup>又在扬州园林与住宅的考察中对寄啸山庄进行精细测绘, 并对空间组织进行凝练概括; 21世纪以来, 陈国瑞、谢明洋等<sup>[12-13]</sup>对寄啸山庄进行更为详细的测绘与解读, 分别从建构文化背景与空间理法展开研究; 近年来, 杨晨等<sup>[14]</sup>运用数字化方法与三维扫描的方法对寄啸山庄及其多个空间界面进行更为精准的测绘, 取得更具科学性的研究成果。

基于寄啸山庄的已有研究, 本研究对寄啸山庄园林中的景域界面进行探究, 从园林的内外界面塑造与分隔的特性阐述空间区隔的思想智慧与文化特质。对寄啸山庄的空间智慧进行提炼归纳, 助力古典园林空间的活化利用; 最终对寄啸山庄中的空间区隔模式进行转译, 试图在当代建筑空间的布局与划分中进行应用。

## 1 寄啸山庄的空间布局特征

清朝咸同年间, “中体西用”思潮受到广泛推崇, 寄啸山庄便是这一特殊阶段的特殊作品, 具有中西合璧却又自然得体的特征<sup>[15]</sup>。园林起初为清代双槐园旧址, 于清末被何芷舫购置、增筑。园主人取陶渊明诗句“依南窗以寄傲, 登东皋以舒啸”中“寄啸”二字作为园名, 以寄归隐之思<sup>[16]</sup>。

### 1.1 寄啸山庄的位置分布

寄啸山庄位于扬州市明清新城的南河下街区何园北侧, 其南侧与花园巷相邻, 东临徐凝门大街, 西面与棣园遥遥相望, 北面向刁家巷开设北门。寄啸山庄与住宅的关系主要呈现为南宅北园式布局, 现存园林部分主

要位于住宅北侧, 自东向西分别与厨房、骑马楼、玉绣楼等住宅建筑相连(图1)。园林与住宅之间的分隔, 相较于园林外边界较为开放, 往往与漏窗、洞门及窗洞等空间要素相结合, 形成宅区与园区的联结与区隔。

### 1.2 寄啸山庄的景域分布特征

景域是构成园林或风景区的基本空间, 强调在特定的空间内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有机结合, 形成具有独特审美和文化价值的区域<sup>[17-19]</sup>。寄啸山庄由多个景域空间组合而成, 在对寄啸山庄景域空间的划分中, 依据江南园林传统分类中常见的围合空间、中心空间与线性空间三种形态, 结合寄啸山庄的景域空间特征, 将其分为线性高狭景域、前庭幽深景域、向心幽深景域、向心开阔景域4种不同的景域, 分别侧重园林中的夹巷空间、厅堂及附属庭院空间、向心围合且顶界面被植物覆盖的空间以及向心围合的开敞空间<sup>[19]</sup>(图2)。

寄啸山庄由东西双园拼叠形成, 遵循着东西双园“对偶”布局的规律。对偶是园林中常见的视觉处理手法, 多关涉到审美图式和价值判断, 在传统园林设计中从宏观到微观各个层面一以贯之, 其主要在空间方位、空间结构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却在构成要素、空间尺度等方面存在大与小、旱与水、旷与奥、曲与直、刚与柔以及人工与自然对比的差异性特征<sup>[20-21]</sup>。寄啸山庄由不同类型的景域空间组合形成, 不同景域空间间隔分布, 形成了氛围多变、环环紧扣的空间布局模式。景域B与景域G同属于前庭幽深型景域, 但其在内部厅堂的朝向及庭院围合要素上却存在较大差异。向心开阔景域主要包括景域A、景域C、景域F与景域H, 其中景域A与景域H均以峭壁山、厅堂檐廊等形



图1 寄啸山庄的位置分布及其与住宅的关系  
 Fig. 1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Ho Family Garde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sidence

图2 园林景域空间的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spaces

成围合结构，但其在—侧围合要素上以叠石与片墙形成自然与人工的对比；而景域C与景域F均为东西双园核心景域，构成要素则

分别采用旱园船厅与水园方亭形成旱与水的对比。景域E与景域I同属向心幽深型景域，均处于核心景域的西南角，该景域核心要素

以旱地井口与水池水尾形成差异对比。寄啸山庄由不同类型的景域空间组合形成，不同景域空间间隔布局，形成了氛围多变、环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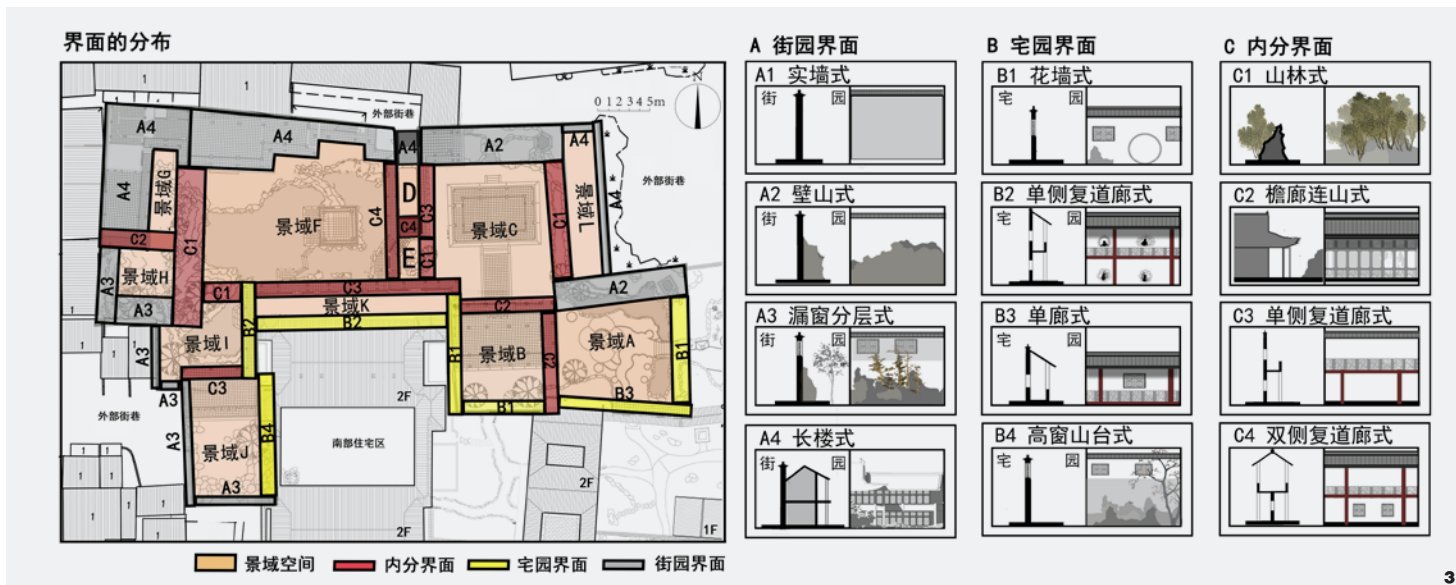


图3 园林界面的类型  
Fig. 3 Types of interfaces

紧扣的空间模式。对偶布局的景域空间也带来了景域分隔界面的变与不变，使得园林界面的分布兼具统一与变化的规律特征。

## 2 界面的类型及分布特征

### 2.1 界面的定义

片墙、复道廊、假山、疏林等空间要素构成园林的分隔界面，将园林分为若干大小不同、氛围不同的景域空间，不同氛围的景致都在这些界面之内展开。单个园区中不同景域空间的间隔布局与两个园区景域空间的“对偶”分布，也使得园林界面的分布兼具变化与统一的特征。同时，界面的“开”与“阖”、“隔”与“透”带来动线与视线联系的趣味性可能性，产生各景域空间之间层次细腻而清晰的张力。

### 2.2 园林界面的类型及其分布特征

#### 2.2.1 园林与外部街巷之间的分隔界面

寄啸山庄与外部环境的区隔界面呈现内

向复合、外向单调的特征，主要可以分为A1实墙式、A2壁山式、A3漏窗分层式、A4长楼式(图3)。其中在园林的东侧多以高大实墙的形式出现，以此彰显私人领域。为消除高大实墙对园林内部空间形成的封闭边界，往往会将其与其他空间要素进行组合，如漏窗、峭壁山以及植物等。其中，最简单的组合方式是在高大实墙中嵌入漏窗，考虑到底层空间与上层空间的视看关系，往往会在墙面的装饰材料上加以区分，对高大片墙进行分层。在片墙2/3高度以下位置粉刷为白墙，上部1/3高度则直接展现为原有的青砖材质，并将漏窗开口设置在上部1/3段高度。峭壁山与实墙的贴附组合，利用园内有限的空间，以壁为纸，以石为绘，光洁的粉墙与粗糙的石质对比碰撞，借助光影的变化，产生斑驳陆离的视觉效果，消解高大实墙的封闭与压抑<sup>[2]</sup>。长楼式往往分布于园林北侧，形成北向的连续界面，并通过外部廊道将动线引入其中，形成“可居、可游、可行、可赏”的

内部界面。

#### 2.2.2 园林与住宅区域之间的分隔界面

寄啸山庄与住宅区域的区隔界面的透明程度较高，主要可以分为B1花墙式、B2单侧复道廊式、B3单廊式、B4高窗山台式(图3)。园林承载着宴饮、听戏、游赏、会客等功能，追求曲折尽致的自然山水空间；而住宅部分则是日常起居与生活的场所，多以回形中正院落为主。宅园之间相互区隔，也相互连通。嵌有洞门、洞窗与漏窗的花墙或廊道往往承载着宅园动线及视线的连通，形成住宅区域与园林之间若即若离的视觉联系。

#### 2.2.3 园林内部景域之间的分隔界面

园林内部景域之间主要通过片墙、复道廊与假山进行界隔，该类边界空间是串联全园流线的主要组成部分。内部景域界面作为两个对等的景域变化的媒介，具有区隔空间的作用，同时又将两个对等的景域构成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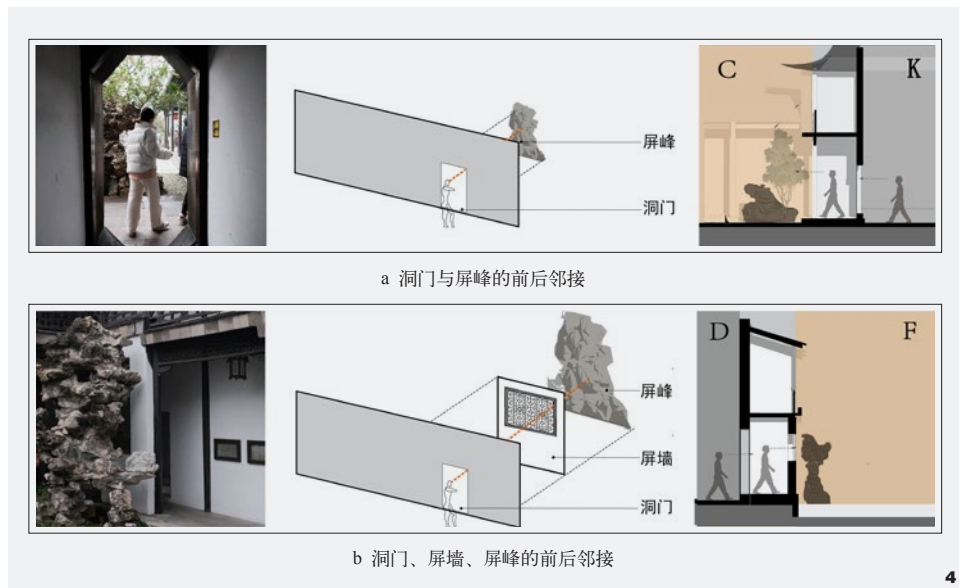


图4 界面的遮挡与透漏  
Fig. 4 Occlusion and leakage of interfaces

闭合的场域，在对照互补中塑造完整感<sup>[23]</sup>。墙体的介入调整了空间的归属关系，廊两侧的墙忽左忽右地出现，也不断调整着景域的划分。按照空间要素及其位置关系，可以分为C1山林式、C2檐廊连山式、C3单侧复道廊式、C4双侧复道廊式等（图3）。山林式界面主要通过假山与树木的组合，多布局于幽深景域与开阔景域之间，同时具有可供动线或视线穿越的空间。檐廊连山式界面主要包含厅堂建筑的檐廊与廊角的叠石假山，多介于前庭幽深型景域与向心开阔型景域之间，可供动线穿越，也可以供人观景休憩。片墙的形式丰富，可以分为实墙面、开有洞口或花窗的墙面和木装修的立面，其往往会与复道廊组合并置，形成层次丰富的界面，介于线性高狭景域与其他景域之间。若片墙出现在复道廊的一侧，则可在其中一面形成上下可攀的动态立体空间，另一面则以高大实墙的形式与其他构成界面的要素重新组合为新的空间形态；若片墙出现在复道廊底部中间，

则可形成底部实隔、上层虚隔的边界空间。

### 3 界面的组合方式

界面的围合与分隔形成了层叠无尽的园林空间。界面除构成园林或景域边界之外，其相互之间的组合也对园林空间层次的丰富起到了重要作用。界面构成要素十分丰富，其透明性、长度、高度均存在不同，可以通过前后邻接、叠复、丁接等方式进行复合组织，往往可以克服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将无意义的单一性转化为有意义的复杂性<sup>[24]</sup>。

#### 3.1 界面的遮挡与透漏

园林需要屏断、阻隔、蜿蜒，将观赏者带向遥遥不及的终点，以此平和心率呼吸，调理日常感受<sup>[25]</sup>。前后邻接界面的相互遮挡与透漏，可以起到框景、漏景的作用，对园林中的精彩部位进行聚焦展现。与此同时，界面的相互遮挡与透漏也会进一步加深空间层次，形成幽远的空间意境。在园内景

域与景域之间，常通过洞门、屏墙及屏峰这三类透明性不同的界面相互遮漏进行空间的连通与区隔（图4）。在“虚”“实”关系共同参与完成的图底关系中，透明性的图底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秩序的分解与整合<sup>[26]</sup>。在洞门与屏峰的并置中，由后界面对前界面中的洞口形成完形遮挡，同时后界面可以对后侧景域进行局部屏蔽，在身体穿过洞门时可以获得较为舒缓的空间感受。在洞门、屏墙与屏峰的组合中，前方界面上的孔洞较大，可供身体穿越；而后方上的孔洞排布细密，对身体形成屏蔽。此时光线透过细密的孔隙照射进入，屏峰与芭蕉将阴影与颜色投射于漏窗之上，衬托出幽明交织的空间氛围，将屏墙两侧的屋宇衬得更小，并在视觉上将其推得更远，继而形成空间层层渗透的动态效果<sup>[27]</sup>。从两侧斜射而入的天光则将屏门与屏墙边缘同时照亮，暗示两侧的路径方向。

#### 3.2 界面的叠复与渐变

线性高狭景域多分布于园林的外边缘处，其两侧界面在全国范围内近距离叠复分布，叠复的界面在质料、长度、高度等维度均存在渐变，使得整体园林空间的层次愈加丰富，给人以层叠无尽之感（图5）。

质料构筑起空间形体的表面特征，影响到表面的视觉触感和对光线的放映特征。在园林内部景域中，景域与景域并列布局，内界面之间形成了层次丰富的叠复结构。其中，从桴海轩西侧檐廊向西观望，方形漏窗与海棠形窗洞形成界面的叠复，多层界面层叠渗透，在视觉上实现东园及西园的贯通，引借西园的自由山水来丰富桴海轩景域的空间层次。

界面长度与方向的渐变可以对身体运动

方向产生引导, 形成自由流动空间。在东园向西园的过渡中, 紧贴复道回廊的两道片墙在上下层空间中均存在长度渐变, 长短不一的界面打破了小体量景域空间的完整与封闭, 在不同的标高内塑造自由的流动空间, 对身体进行不确定的引导, 并通过后侧界面方向的变化, 以三次连续的钝角转折逐步调节身体的行进方向, 进而引导观者完成空间的下一次转换。

界面高度的渐变, 可以将视线向上延展, 从而起到扩展空间的作用, 借空间不尽之表象援引时间无限之意象<sup>[28]</sup>。在高度立体化的扬州园林中, 考虑到二层游赏的视高与视距, 逐层渐高的界面也可以对近处的城市街巷屋面进行遮挡, 将人的视线不断向高远处延伸。此外, 也可以将前置的片墙形态设为云墙, 由墙角向中心形成跌落态势, 弱化平直片墙带来的压迫感。在台地标高变化丰富的扬州园林中, 外界面的叠复与渐高, 可以巧妙地从不从不同高度上向外拓展空间, 从而突破有限的时空进入到无限时空, 引发对天地宇宙的哲理性感悟<sup>[29]</sup>。

### 3.3 界面的交错与端角处理

扬州园林多由楼廊与假山分隔形成多个单元景域, 景域形态多以规则的方形为主, 由多个界面交错围合而成。在景域形成的过程中, 界面的交错与丁接产生了角, 与单元界面相较其封闭程度更高。因此, 在扬州园林中多以遮挡或削减的方式处理界面交错形成的端角区域(图6)。在内分界面交错形成的端角区域, 多开设洞框削减体量以弱化直角。“虚空”的门洞与窗洞将片墙交接处的体量减去, 使得多处景域的空间氛围在角部联通, 形成环通渗透的区域空间, 并在洞口对应处添补以屏峰、树木等以塑造空间完整感。由于园林对外封闭的特征, 街园界面交错形成的角往往采用置石、角亭、高亭等空间要素进行遮挡。峭壁山常与片墙组合形成壁山型边界, 与片墙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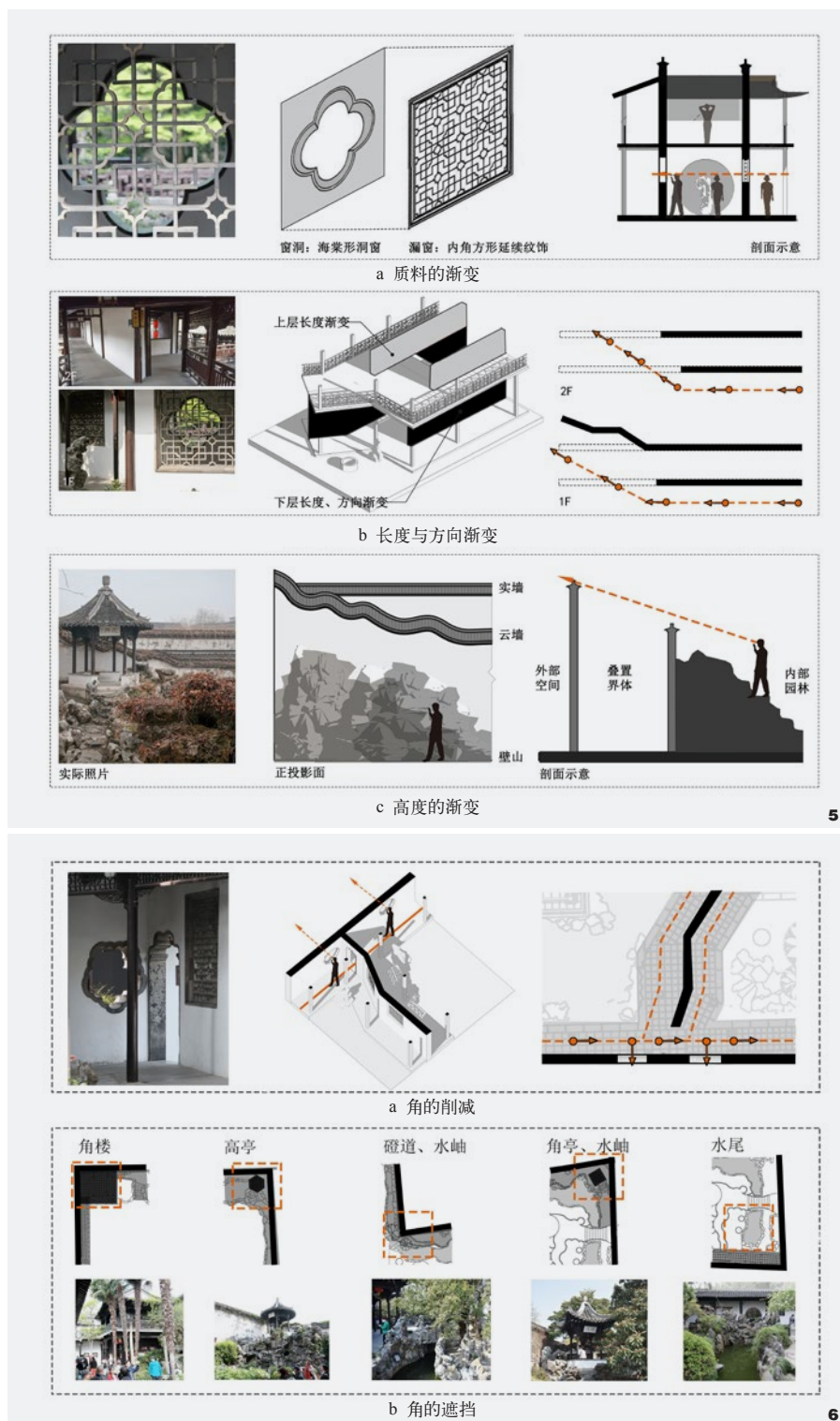


图5 界面的叠复与渐变  
Fig. 5 Overlapping and gradation of interfaces

图6 界面的交错与端角的处理  
Fig. 6 Staggering of interfaces and design of corn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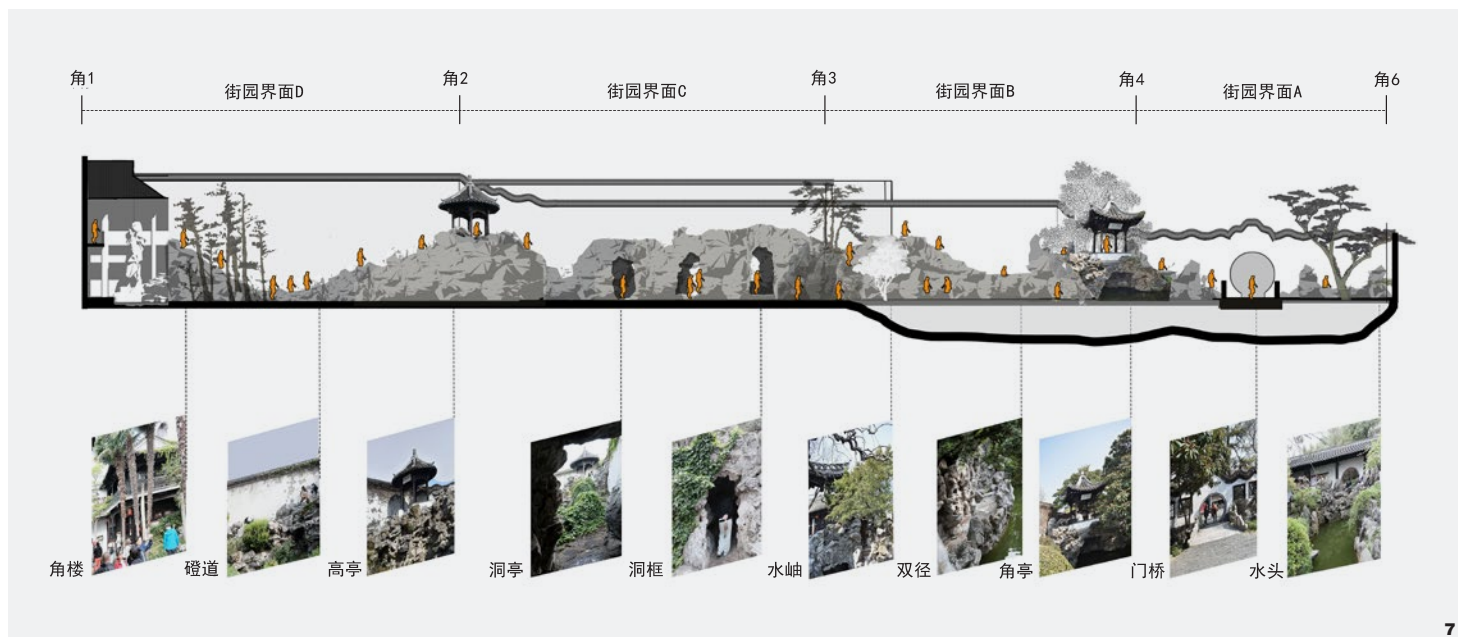


图7 峭壁山的连与转  
Fig. 7 Connection and turn of the cliff mountain

壁山型边界本身具有一定的空间深度，其消解边界的能力较强。但壁山型界面的交错仍会带来突变的山石转角，此时往往通过在壁山上下构置高亭、磴道或水岫等具有方向延展性的空间要素进行遮挡。典型如东园中的接风、近月二亭，便是通过高亭攒尖式的屋顶将视线无限向上迁移，从而起到遮挡转角的作用；此外，在转角处设置磴道可以将人的视线或身体向上引导，以石阶向上的动势消除转角的突变。水岫由水尾与湖石组合形成，湖石的内凹与下压形成深邃无尽的水岫空间，转角处的水岫将视线向下延展，与向上延展的高亭、磴道空间形成对照互补。

#### 4 基于组合方式的观赏行为分析

园林空间是一个多重空间叠加的产物，其主要物质空间、视觉空间和想象空间，这三重空间相互渗透和叠加形成完整的空间转换叙事<sup>[30]</sup>。园林的观法离不开对两极化对

偶空间的分析<sup>[31]</sup>。园林中的对偶更善用“事对”与“反对”，即引典故进行对偶，以相反元素、手法等形成对偶，是行为和心理层面需要和感知所得的对偶<sup>[32]</sup>。寄啸山庄通过各种类型界面的组合，将街与园、宅与园、景域与景域生动巧妙地联结起来，并与人的身体运动与视觉感知产生联系，形成独特的界面组织模式。

#### 4.1 园街之间：外侧观望与具身登临

外部街巷与园林间的界面，往往更注重内侧界面的塑造，通过壁山式界面的连续交错，可以引发游憩者产生外侧观望与具身登临两类行为，从身体运动与视觉感知两个维度弱化园林边界的限定（图7）。

连续丁接布局的壁山式界面蜿蜒在整座园林之间，形成一幅“可赏”的山水长卷，从视觉上消除空间的边界闭合度。在界面A的南侧，以散落的湖石围聚水头，向北至中段，

自月洞门向园内架设石栏平桥，形成整个画面的“开端”；在界面A与B交接形成的阴角转折处，在水岫之上垒筑方亭，亭后间种枇杷，形成第一个视觉高潮点。界面B中以湖石的堆叠形成上升磴道与水边岸道两条路径，并通过上部磴道卷石外挑，对下部岸道形成顶部遮挡，以表面的凹凸明暗加强界面的立体感；在界面B与C的阳角交接处，通过水岫、磴道、树木等要素对角部进行处理，以完成界面的转折承接。界面C中壁山的山势起伏度虽小，但连续出现的三重洞框却对界面的透明性与深度形成了极度的强化。界面C与界面D的交接处的近月亭是长卷画面的第二个视觉高潮点，通过墙角堆石、堆石成台、台上筑亭的方式，以“高”的意象引人入胜。最终，在界面D中段引磴道通向读书楼二层，以上升的动势形成尾序，同时也暗含着另一空间序列的起始，给人以去意无穷之感。

蜿蜒在多景域之间的界面，除构成连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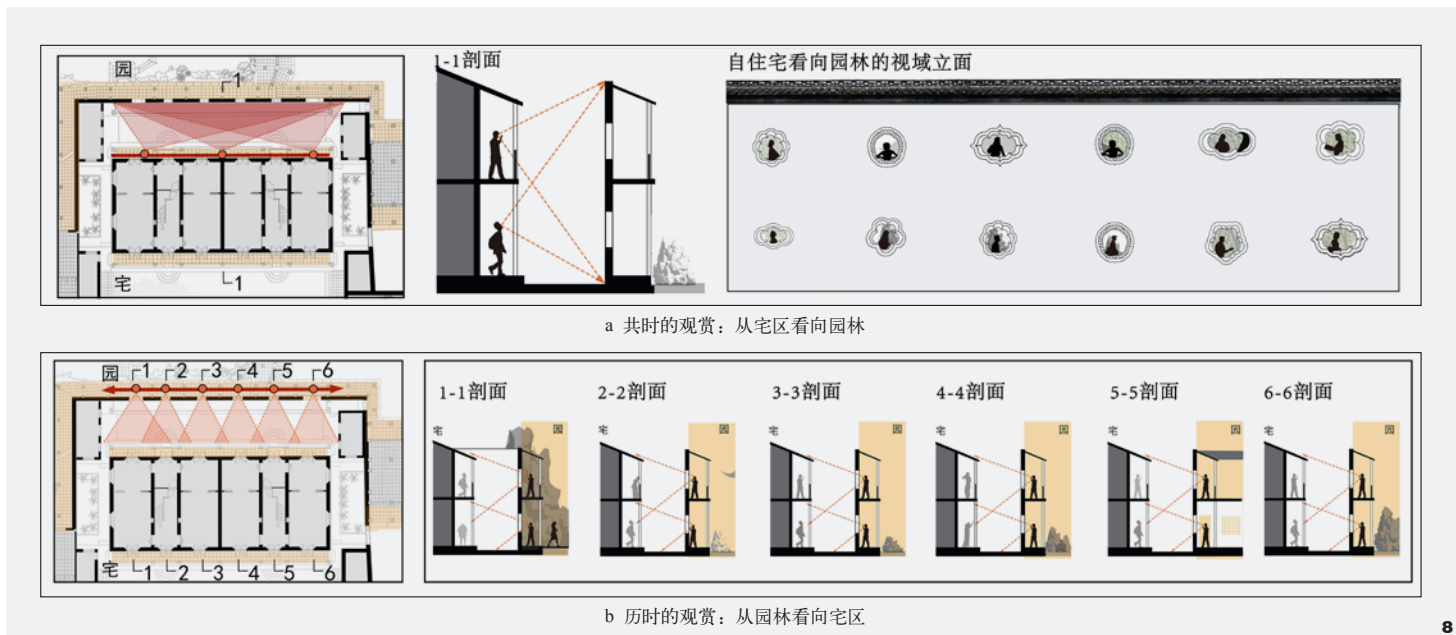


图8 共时观赏与历时观赏的示意  
Fig. 8 Schematic diagram of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viewing

的视觉景面之外，也塑造出一组“可游”的山水空间，通过身体的运动及视觉的转换削弱对边界的感知。平桥、水岫、亭台、树木、磴道、洞道、洞框等空间要素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对游人的身体及视线产生引导，身体在路径中不断迂回、往返、进出、停驻、攀爬、升降。月洞门与平桥的组合将身体与视线引入园，向北于接风亭中停驻，而后在双径交叉处，或攀爬向上，或沿水漫游，亦或往返迂回其间，身体与视线在此处均可得到向度的延展。在界面B、C交汇处，通过水岫与磴道的并置，引发游憩者产生攀爬、仰视与俯视等行为，在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仰望与俯视中突出高处的气势磅礴与低处的幽深渺远，给人以“高远”或“深远”的视觉感受。界面C则以洞道、磴道将三重洞框连通，在自北侧洞框向北向的仰望中，便可窥见高台之上的近月亭，游人的视线也随之无限向上延展。

#### 4.2 宅园之间：共时观赏与历时观赏

住宅与园林间的界面通过叠复组合，形成历时性观赏与共时性观赏的行为对偶。12扇形态各异的什锦空窗依附于园宅之间的复道廊，住宅与园林均利用空窗达到互相“借景”的效果。园林与宅楼之间以叠复布局的复道廊界面，为观赏与被观赏的行为发生提供了场所及视线联系通道（图8）。

由宅区望向园林的观赏行为显现出共时性特征。从宅楼的外廊向北侧望去，则可以同时观察到12扇窗洞内的行为场景。12扇窗洞所对应的景域空间不同，也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氛围，进而引发各类空间行为的发生。蝴蝶轩的屋顶檐角、水心亭及东西檐角、上升的木楼梯、“寄啸山庄”月洞门等景面出现在形态各异、匀质分布的窗洞之中，形成均匀且连续的框景，并通过大片的白墙反衬聚焦视线，以片段性的遮与露增强空间的神秘感。

在自园林向宅区的窥视中，其过程则显现出历时性特征。从园林南侧的复道廊向南观望，由于窗洞与廊道宽度的限制，每次只能经由一扇窗洞向外张望，其视域与视角皆受到限制，仅能透过窗洞窥见宅区内部某个区域在某个时刻的活动场景。如果需要获得对整个住宅区域的了解，则需要依次经过12扇窗洞并对其进行观察，片段性地将空间还原为时间<sup>[33]</sup>。12扇窗洞所对应的景域空间不同，也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氛围，进而引发各种类型的空间行为。

#### 4.3 景域之间：主次视线的层次变化

内分界面不仅可以包裹形成独特的景域氛围，而且其通过叠复与渐变的组合方式可以形成递进式的复合模式。一个事件空间经由叠复、渐变的界面插入到另一个事件空间中，不断递进插入，表现出无限延伸的可能性<sup>[34]</sup>。内分界面可以通过叠复的布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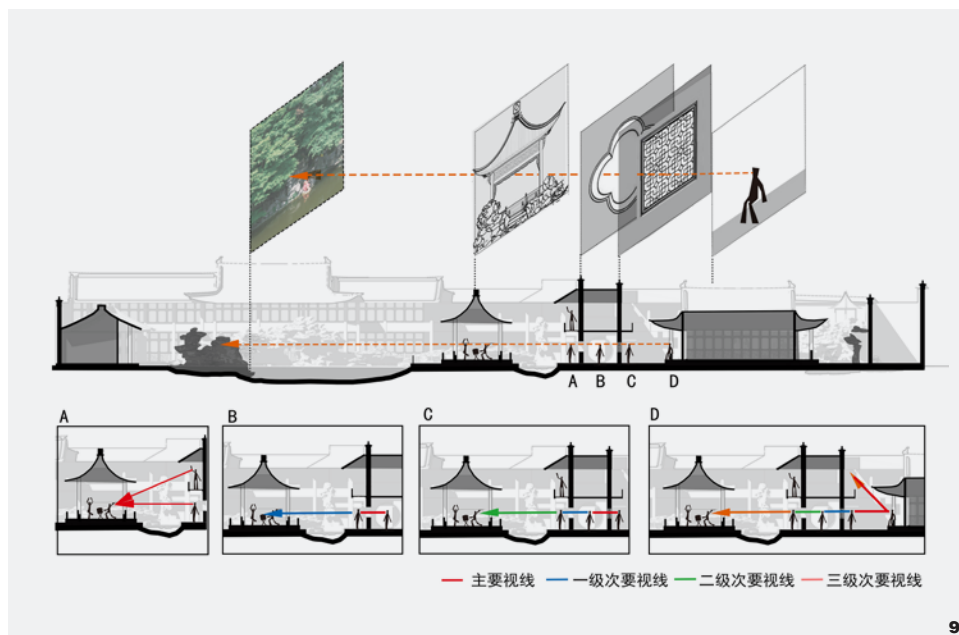


图9 主次视线的层次变化示意  
Fig. 9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level chang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ight lines

式对人的视域范围进行限定，在模糊空间距离的同时丰富景面的视觉层次，观赏与被观赏的行为在行进过程中有着丰富的层次变化，使人在有限的空间体验“无限”的空间感知。

水心亭景域是寄啸山庄西园的核心景域，其中假山临水而立，有仿海上仙山之势，水中有亭，具有开阔疏朗的空间氛围。在由水心亭景域向东园桴海轩景域的过渡中，三道内分界面层叠渗透，在围合形成景域的同时，也通过界面质料变化在视线联系上实现了不同景域空间的贯通。若观测点位于A区域，可对西侧水心亭中的活动行为进行直接观赏；当观测点位于B区域时，其主要视线可穿越海棠形洞窗落在A区域，此时其一级次要视线的落点为水心亭景面；依次向西至C区域复道廊界面，随着界面质料的变化，多孔隙的漏窗加大了B区域景面的模糊程度，主要视线的落点为B区域，其一級次要视线

与二级次要视线分别落于A区域与水心亭中；直到D区域，在桴海轩西侧檐廊下向西观赏，随着视点不断迁移，主次视线在行进过程中发生丰富的层次变化，空间景深也被不断压缩，游人对空间距离的感知变得模糊，使人在有限的空间内体验到被高度扩展的空间感（图9）。

## 5 结论与讨论

晚清时期扬州私家园林的空间结构在当地城市环境与经济文化的双重作用下，虽然平面布局较为平整，但其妙处在于立体交通与多层观赏线。个园、寄啸山庄、小盘谷、逸圃等中大型规模园林的立体化特征均较为显著<sup>[35-36]</sup>。寄啸山庄秉承扬州园林高度立体化的特征，其界面塑造的手法也对现代建筑的界面设计有着较大的借鉴与参考价值。（1）寄啸山庄由若干大小不同的景域空间组成，各景域之间氛围差别较为明显，分隔界面是

景域划分的媒介，兼具统一性与差异性特征。（2）园林中界面按出现位置可以分为街园界面、宅园界面与内分界面三类，街园界面可以分为实墙式、漏窗分层式、壁山式和长楼式4类，宅园界面可以分为花墙式、单侧复道廊式、单廊式和高窗山台式4类，内分界面可以分为山林式、檐廊连山式、单侧复道廊式和双侧复道廊式4类。（3）界面组合方式主要包括前后邻接、叠复、丁接等，前后邻接的界面通过遮挡、漏透在园林中形成框景，叠复的界面通过改变高度、长度、质料丰富空间层次，交错的界面则通过对角部作削减或遮挡处理模糊空间边界。（4）寄啸山庄中界面通过不同的组织方式，对观赏行为形成引导，如园街界面的丁接模式兼具“可行”与“可赏”特征，宅园界面的叠复可引导“共时观赏”与“历时观赏”的行为发生，内分界面的叠复则可以形成主次视线在行进过程中发生丰富的层次变化。

研究对寄啸山庄的园林分隔界面进行解析，以科学的方式阐述寄啸山庄空间转换的思想智慧与文化特质；同时，将扬州园林景域界面的类型与分布特征进行总结提炼，对“空间分隔”这一建筑学基本问题进行拓展与扩充。在此基础上，研究还对寄啸山庄界面的组织方式、观赏行为等进行解析，将园林空间转译为满足中国人身体行为体验的建筑语汇，为塑造出具有诗意的空间提供参考<sup>[37]</sup>。然而本研究仅对寄啸山庄个例展开研究，未来还应选取更多样本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对扬州园林的空间区隔的构成要素、组织模式等进行转译，建立关于园林空间区隔组织模式的语料库，期望未来在城市更新的界面塑造与大型展馆的空间区隔设计等方面进行应用。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 参考文献

- [1] 刘滨谊. 风景园林美感探究: 景的人境感应机制与景境回路设计原理[J]. 中国园林, 2024, 40(7): 6-14.
- [2] 郭尚敏. 传统园林空间意境营造策略在当代文化建筑中的传承演绎[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 [3] 胡超文. 岭南传统私家园林空间转换量化研究[J]. 惠州学院学报, 2017, 37(06): 71-76.
- [4] 刘敦桢. 苏州古典园林[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
- [5] 董豫赣. 双园八法: 寄畅园与谐趣园对比[J]. 建筑师, 2014(06): 108-117.
- [6] 徐墨林. “空间模糊”与“空间衔接”[D]. 天津: 天津大学, 2018.
- [7] 董博, 朱雷. 一种以院墙转换空间的方法——以艺圃浴鸥小院外墙为例[J]. 城市建筑, 2023, 20(11): 70-74.
- [8] 乐志, 程云杉. 从画到园林——苏州古典园林画面转换研究[J]. 中国园林, 2012, 28(05): 68-72.
- [9] 黄莹. 岭南私家园林庭园界面的模糊性研究[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8.
- [10] 童寯. 江南园林志(第二版)典藏版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31-43.
- [11] 陈从周. 说园[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4.
- [12] 谢明洋. 晚清扬州私家园林[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 [13] 陈国瑞, 陈喆. “中体西用”下近代江南园林建构中的文化反思——以扬州何园为例[J]. 古建园林技术, 2020(01): 47-51.
- [14] 杨晨, 李夏特, 韩锋, 等. 数字遗产视角下的古典园林图录方法研究——以扬州何园为例[J]. 城市建筑, 2023, 20(11): 10-15.
- [15] 鞠培泉. 寄啸山庄西化现象之解析[J]. 江苏建筑, 2011(04): 11-13.
- [16] 王琳琳. 何园门与窗装饰图形研究[D]. 扬州: 扬州大学, 2017.
- [17] 傅俊杰, 毛华松, 尹子佩. 浙闽赣地区传统城市“景域”空间特征研究[J]. 南方建筑, 2024(09): 36-46.
- [18] 刘滨谊. 风景园林主观感受的客观表出——风景园林视觉感受量化评价的客观信息转译原理[J]. 中国园林, 2015, 31(07): 6-9.
- [19] 刘正浩. 类型学视角下江南私家园林空间形态分析[J]. 园林, 2019(04): 78-83.
- [20] 方晓风. 对偶与造园[J]. 装饰, 2021(02): 12-16.
- [21] 冯纪忠. 时空转换——中国古代诗歌和方塔园的设计[J]. 世界建筑导报, 2008(03): 24.
- [22] 朱灵茜, 张青萍. 扬州何园的叠石技法赏析[J]. 园林, 2018(03): 12-15.
- [23] 彭小娟. 建筑的透明性及其空间分析[D]. 上海: 同济大学, 2006: 14-15.
- [24] 张彤, 闵天怡. 云窟: 网师园历史时空中的观与照[J]. 中国园林, 2024, 40(05): 6-12.
- [25] 童明. 作为异托邦的江南园林[J]. 建筑学报, 2017(12): 98-105.
- [26] 葛顺志, 沈实现. 园林空间透明性浅析——以西塘醉园为例[J]. 园林, 2023, 40(09): 83-88.
- [27] 张楠, 孔宇航. 山水图绘中的园林模式与空间转换——以三幅北宋立轴为例[J]. 中国园林, 2022, 38(08): 66-71.
- [28] 徐晓晴. 江南私家园林“时间”研究[D].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2022.
- [29] 叶朗. 美学原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70.
- [30] 褚军刚. 江南古典园林的空间叙事特征研究[J]. 古建园林技术, 2019(02): 28-30.
- [31] 李深雪. 《园冶》的空间模式语言初探[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
- [32] 方晓风. 楼山和鸣的空间叙事艺术: 中国传统造园新论[M]. 南京: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23: 253.
- [33] 鲁安东. 云墙[J]. 世界建筑, 2016(01): 105.
- [34] 陆邵明. 当代建筑叙事学的本体建构——叙事视野下的空间特征、方法及其对创新教育的启示[J]. 建筑学报, 2010(04): 1-7.
- [35] 陈从周. 扬州园林[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16-17.
- [36] 刘芮. 晚清江南私家园林的立体化现象及其设计手法因应[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7.
- [37] 刘启明, 董雅. 浅析中国传统园林的空间叙事机制[J]. 古建园林技术, 2015(01): 11-15.